

遍地药香

兄弟从
02

谢宗玉 著

BIAN/DI/YAO/XIANG

月光下的山谷所有的景物都像梦幻一般，
而一丛一丛的栀子花则像一片一片落了一地的月光。
在这样的夜晚，我感到手中的花就更轻了，
恍惚间，我不知自己是在采花，还是在拾掇月光。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遍地药香

兄弟
文丛
02

BIAN/DI/YAO/XIANG

谢宗玉 著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遍地药香 / 谢宗玉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06.6

ISBN 7-5404-3754-5

I. 遍. . . II. 谢. . 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50581 号

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网址:

www.xdwh.com.cn

www.brotherpublishing.com

www.brotherpublishing.com.cn

实名: 兄弟文化

遍地药香

兄弟文丛 02

著者: 谢宗玉

出版人: 刘清华 李永平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周俊姣

市场总监: 张 辉

出品: 营盘兄弟文化 (北京) 有限责任公司

装帧设计: 杨柳洋

出版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E-mail: brother_culture@yahoo.com.cn

社址: 长沙市东二环路一段 508 号

邮编: 410014

印刷: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105 千字

印张: 7.5

版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404-3754-5/I·2284

定价: 18.00 元

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印装错误, 负责退换。

服务专线

010-8447-8818

0731-430-2677

序

叶梦



当我打开电子版的《遍地药香》，立刻被吸引住了，这年头，真是难有阅读散文的兴致。传统的和正在流行的文本很难让我有阅读的胃口。我出生在一个中药铺子里，中药香味的世界对于我是亲切而熟悉的。我喜欢药香。

从目录看来，《遍地药香》好像是写能够入药的植物，客观地写那些药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也是很多人都能够写的，还不如读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呢。

《遍地药香》还附录有植物的药用方法，这样很容易认为是一部科技读物。错了。这不是一部植物学读物。

以植物为由头作为一本书，常常让人怀疑是不是会牵强？作者写到半路是不是有会玩不下去的感觉？

《遍地药香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作者完全是借写植物来写自己，写自己的成长、成长的环境以及自己的心灵的世界。

《遍地药香》使我想起了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，但是，梭罗没有把客观场景与主观心灵融合到如此恣意。《瓦尔登湖》回应了现代都市人对于宁静的渴望，逃避喧嚣都市，有意识地融入自然。但是，他对于风景的感受是成年的。远不如作者童年的经历的精神色彩之斑斓。作者的本事，就在把普通的山村、普通的植物与个人的成长是那么美妙地结合在一起。

谢宗玉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，他在《遍地药香》里描绘的世界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。通过他的文字，我在想象里结构了《遍地药香》里的瑶山，那是一个奇妙的世界。

那个世界也许与我们真正见到的瑶山会有差别，但是它是属于谢宗玉的，我们无法复制。客观的场景我们可以再次去体验，一个人心灵的经验是无法复制的。

谢宗玉的高明之处是在借写药，达到处处体现他的成长的经历与场景的目的。他的成长和那些植物有密切的关系。《遍地药香》是一个作家的生存的背景。作者向我们描述的是那个遥远的遍地药香的瑶山。我们由此熟悉了他童年的伙伴以及他的家人。

《遍地药香》里面的很多体验，比如身体与植物的那种关系是在城市长大的人所没有的。作者的脚步受伤后肿胀得厉害的时候，他写到：“我的父母想到了半边莲。故乡安仁县瑶村的田垅上到处长有半边莲。水水嫩嫩的半边莲，生着颇长的叶子，开着淡紫的小花，相互牵牵连连的，扯一根，就可带出一串。洗净，用石头擂烂，湿湿凉凉的往我脚上一敷，呀，舒服死了。再用布一包扎，我一摇一跳，又可以上山滚石头去了。”

在谢宗玉的笔下，植物都被人化了，灵化了，它们的生命是有灵性的。开篇的《臭牡丹》就气势不凡，这篇作品的容量超越了人对于一种植物的怀想，让人感觉到宗教意识，神秘而妖邪的臭牡丹所昭示着人的命运，吸引人读下去。

“臭牡丹一开放，便会引来蜂团蝶阵，甚至无数不知名字的爬虫。那些样子丑陋、闪着磷光的爬虫在花蕊里走来走去，让我们看着好害怕。花也由此染上了一层神秘而妖邪的气息。瑶村没有哪种花会让我们觉得害怕，可面对臭牡丹，我们纯稚的心灵总会传出一种本能的悸颤。”

“那么邪艳的臭牡丹，童年时有一天，我居然在无人的时候，心惊胆颤地摘了一朵。我跑到屋后的溪谷边，用清凉的溪水将花蕊中奇怪的寄生虫冲走，然后将花放在胸口，在

松风下的岩石上懵懂睡着了。”

我以为：《遍地药香》不完全是写药，也不是完全是写植物，其实是写人，写人与植物的关系，并由此放大到一种宇宙精神，这种精神常常被我们忽略。

我感觉谢宗玉散文一开始起点就很高的，他把握了散文的要义，紧紧地贴近人的心灵来着笔。作者提供的场景是一个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奇妙结合的部位，作者写的个人的感觉也是他的精神心灵史。这些感觉通过气息味觉嗅觉来行诸笔墨，这些感觉对于一个人来说弥足珍贵。

《遍地药香》让我进入到一个奇妙的世界。作者以这样的表达方式进入我们的心灵，出其不意地打动了，让我经历了人在花草灵幻世界的游历，感觉很爽啊。

《遍地药香》提供的童年妙不可言的经历和感受。对于在城市风尘里历练的成年人来说，《遍地药香》是一杯清冽的甘泉，亦可以作为一种精神的保湿剂，可以润透浮躁的心。

谢宗玉是一个天分很高的人，他看上去憨厚朴实，心灵的感觉却细腻胜过女子，他拙于言辞，方言较重，也许正因为这样，谢宗玉在感觉与文字表现的能力上有超人之处，他的才气没有通过语言的泛滥而流失，那些生命的元气都守候在心灵的最深处，一喷发就有了锦心绣口的文字。他的文本的适应极强，能够左右开弓，散文、小说、评论、诗歌都有涉猎。奇怪的是：每一种文体他都玩的那么得意，差不多都抵达一种相当高度。在我知道的作家里面，拥有如此全能禀赋的确实罕见。

谢宗玉还很年轻，已经出版了多部散文集和长篇小说，他的散文在全国各大文学刊物和网站刊载，点击率很高，影响是全国性的。他的散文在当代作品中将会有一定的地位的，我这样想。



草管人命

《遍地药香》自序

我突然就相信上帝了。

我想，如果没有冥冥中的上帝，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。
上帝给我创造了两个条件。

一个是显性的：去年夏天，故乡安仁县搞了一个“中国神农药文化节”，邀请我和省内一些文艺家们去采风。并要求我们能写点什么。正因为这个，对医药从没兴趣的我，才会去书店查翻药书。一本《中药原色图谱》，让我竟如醍醐灌顶，原来瑶村从小与我相依相伴的草木，居然都是医命治病的良药。我写作的灵感由此泉涌而出……

另一个是隐性的：这么些年来，我一直居住城里，怀念乡村的散文却越写越多，连我自己也搞不清这是怎么了？有评论家说我是跟风，看着乡村散文火了，就跟着写乡村散文。事实上，这个社会什么不火呢？由个别人带来的乡村散文之火与萤光何异？我要去跟什么风？随人家说去吧，我连辩解的念头都没有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污浊的城市把我搞

得五癆七傷，而鄉村却有醫治我的氣候、氣息和氣場，神秘的身體受上帝的指引，讓潛意識一遍又一遍去懷念鄉村。以前不得其法，現在才知謎底是鄉村那些草草木木。

我一邊寫作，一邊為自己的無知感到可笑。

很多草木生長在我身邊，一直在暗中保護我的身體，培植我的心性，比一個保鏢和一個家庭老師都重要得多，而我卻渾然不知，連一丝感恩的心情都沒有。我懵懵懂懂地活了這麼多年，真感到羞耻。

其實不單是我這樣懵懂地活着，瑶村大多數人都這樣懵懂活着。懂草藥的人略略可數。即使懂，也只懂點皮毛，知其然，而不知所以然。

其實不單是瑶村人這樣懵懂活着，城里人何嘗不是這樣活着？如果知道那些草草木木都是人類的良師益友，大家又何苦要削尖腦袋往城里擠呢？

所幸的是，瑶村人即使不懂草木，草木也在暗中保護着他們，瑶村人的祖祖輩輩在一年四季的草木氣息中，活得快樂而健康。瑶村的高壽者比比皆是。大多數瑶村人離去時都非常清爽，往往無疾而終。瑶村的喜喪一直操辦得像一場又一場的人生盛宴。

什麼是和諧社會？瑶村人那種自然經濟社會，才算得上真正的和諧社會。瑶村山山野野里的每一株植物，都是上帝有心安排的，瑶村人盡量不去破壞，就是和諧。

而城市生活，怎么能和谐呢？上帝在大地上安排的一切，城市人全部推翻，全凭自己的意志和好坏来安排街道、



高楼、桥梁、灯火……

失去了上帝安排的处所，城市人的心性日益变得浮躁疯癫，城市人的身体几乎全都处于亚健康之中。这时，就算每一个城市人都挤眉弄眼地微笑，那都算不上和谐，只能算作疯癫的一种。

我大概算是一个觉醒者了？难怪深居都市的我，为什么总会对人讲，想回到瑶村去住。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许多人也许以为我这类人是矫情。其实并不是。回乡村居住不但是心灵的需要，也是身体的需要。身体不是个没有知觉的傻瓜，它知道什么地方适合自己生长，只可惜它受意志控制，做了无奈的囚徒。如今我已是疾病缠身，痛神经时不时要受疾病的折磨，这时写这本书，那份酸苦和悲凉自是无法言说。我在城里已经扎根，这里再要拔起，是何其难啊。

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要说也该算得上一个知识分子了。现在想来，实在是不堪回首。我读的是什么？全是“听将令”的垃圾啊！读杂文，我学会了牢骚；读哲学，我认识了恐惧；读历史，我懂得了丑恶；读政治，我知道了自欺欺人；读物理和化学，我知道了怎么用最快的速度去改变这个世界……可这些，与我身体和心性的成长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就没去读医药呢？我怎么就没有深层次地去了解故乡的草木和它们与人类的关系呢？

久病成医。为什么非得要等到病了很久，才去学医？难道一开始就成为医生不好么？我真搞不清所谓的文明社会究竟要给幼年人类的头脑灌输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漠视生命，

舍本逐末？如果我们从小学开始，就把生物学和医药学当作主课来修，那么人类的平均寿命会不会比现在高出很多？而人类长期浸淫在草木中的心性会不会比现在宁静祥和得多呢？会不会杀戮因此减少？环境因而获保？历史重新改写？文明由此变途？

二

我突然对中国历代的医学史有了兴趣。

翻开历史，我才发现，杀人远比救人要荣耀得多。历史上，杀人英雄比比皆是，而且大名都如雷贯耳！有的杀人英雄，千百年来还享受着世人们庙堂香火的侍奉，一个个被尊奉为神。而救人医生呢？自有历史以来，让人耳熟能详的，屈指可数。除神农、扁鹊、华佗、葛洪、张景仲、孙思邈、王惟一、李时珍、叶天士等等这干人马以外，就再也找不出更有影响力的人物了。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，除了《扁鹊仓公列传》是医人英雄传外，其他的几乎全部是杀人英雄传。也是在这时，我才感到司马迁内心的猥琐，以帝王将相的评判标准，替那些杀人狂魔去著书立说、歌功颂德，而且津津乐道，我不再像以前那么敬重他了！

我不苛求他一反传记常规，在《史记》中全部大书特书医人英雄，但至少得按《笑傲江湖》里杀人名医平一指“医一人、杀一人”的原则，各占一半吧？如果《史记》真的像我设想的那样，杀人英雄和医人英雄各占一半，分庭抗礼，





那么将会出现多奇异的现象啊？又会给后世带来多大的影响啊？我敢断言，后世历史一定会由此改变！人都想成名成家，有些人杀人无望成名，也许转而就去医人了呢？可惜《史记》没有给医人者太多坐椅，多少影响了后人的处世心态。

这么说司马迁，当然有失公允，并且有玩笑的成分。事实上这笔帐哪能算在司马迁头上呢？自古以来，杀人英雄一直比医人英雄受社会重视，特别是受统治阶层重视。杀人英雄可以帮助统治者耀武扬威，建立霸业。而医人英雄只能帮统治者把把小脉，治治小疾，即使能帮统治者从阎王爷那儿抢条命来，统治者也不会以为是他医术高超，而会认为是自己福大命大。在古代中国，巫术的排名一直都在医术之前。对于生死，统治者更相信天命。

就算司马迁有心想在《史记》里多收集几个医人英雄，但也苦于无人可写。整个中华大地到处流传的，都是些杀人英雄，要司马迁怎么去寻找那些救人名医呢？对他提出过多的要求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

草菅人命。指的是漠视生命、把人命当作草木。人类历史的发展中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，确造就过这样的史实。

草菅人命。反过来，人类的性命其实又掌握在草木手中。草木掌管着人类生命的秘密，但却没有几个人去研习草木，倾听草木的声音。这一点，秦始皇倒似乎比别的杀人狂魔要做得好些？焚书坑儒那会儿，他就保留了医药书和种树的书。但他只是把这些书保留在宫廷里，医治他自己和他

身边几个人，至于老百姓的生死他才不管呢。老百姓就像地里的庄稼，反正可以一茬一茬地生长，他才不关心呢。

西汉从成帝到哀帝期间，刘向刘歆父子编校了史书《七略》，七略之中最后一略，是《方技略》，里面收集了药经、经方、房中、神仙四种书籍。这是统治阶级在整理诸如《兵书》、《六艺》、《数术》、《诸子》等治国方略时，第一次由政府系统整理医书，而且还是杂在其他书籍之中。直到唐朝高宗年间，我国才有一部由政府正式向民间发行的药典《唐本草》。也许只有在那时，老百姓才知道，原来统治阶级不仅仅只喜欢制定各种法令砍他们的头颅，偶尔还能颁布药典，关心他们的疾苦健康。在众多历史学家的眼中，唐高宗不值一提，但冲着他以国家的名义颁布了人类第一部药典，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最圣明最具人文关怀的君主！想想看，千百年来，尼采笔下那些拥有强力意志的人只知道杀人放火，盘剥百姓，一直到盛唐，才有统治阶级懂得真正关心民间百姓疾苦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治病救人的良方。此一善举，难道不足以功耀千秋吗？

在流传后世的医生中，有唐代御医孙思邈和宋代御医王惟一，很可惜，我没有查到他们的官品，不知他们属几品官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们官职都不会超过那些将相王侯，按清代宫廷的规律，就算是皇帝的贴身御医，能够官拜五品六品，就已经非常不错了。而在唐代掌管朝廷尚药局的最高官员，好像也只有正七品。

除了官位不高外，在强人意志的社会，医生的性命也朝





不保夕。我们常在小说电视里，看到医生给达官贵人们治病时的诚惶诚恐。治好了就是幸运，若是治不好，轻则踢出门外，重则咔嚓杀头，做了病人的殉葬品。历朝历代都有昏君因为宠妃久病不愈，而将一千御医拿下问罪。就算是最有名的医生如扁鹊华陀者，也不能苟全性命于乱世，大好头颅，任人砍割。而他们的传奇故事，也只配作为杀人英雄典故的佐料。

忌疾讳医说的是谁？人们头脑里的第一印象一定是齐桓侯。事实上在这个典故里，能够三次精确无误地指出齐桓侯病因的扁鹊，医技是多么的神乎啊，可人们只有时间讥笑齐桓侯，并无功夫传颂扁鹊。齐桓侯要杀扁鹊，扁鹊料事在先，早逃了。可毕竟医名太盛，遭人嫉妒，结果还是死在了秦国太医令之手。

还有刮骨疗伤这个典故，人们一想起这个词便会想到杀人英雄关云长的坚忍，而不会想起华陀神乎其技的医术。事实上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，华陀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而已，就是为了烘托关云长的豪情义气和曹操的奸诈多疑。烘托完后，华陀便死于非命。千辛万苦所著医书《青囊书》，由于所托非人，也被做了煮饭引火之燃料。真叫人感慨万分。

经过上面两个事例，我们不难看出，越逢乱世，医生越容易成名，而越成名的医生，性命越难以保全。那些名医，术成之后，不能坐享荣华富贵，只能抱头鼠窜、流离失所。只因为杀人英雄手下有强兵壮马，而医人英雄手头只有灵草秀木，力量悬殊太大了，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，怎么能让人

潜心学医呢？大凡自以为聪明一等的人，都会往政途上挤。就算诸葛亮这样的奇人异士，也对瓜分天下爱不释手。如果他这样的人去学医，那么世界格局将会发生多大的变化啊？

明代的李时珍是个特例。秀才李时珍先开始也想在政途上有所作用，但三次举试，都名落孙山，绝望的李时珍只好反其道而从之，在23岁的时候，决定潜心学医，十几年来，阅读大量古籍医书，“长耽嗜典籍，若啖蔗飴”，既而发现许多古医书“品数既烦，名称多杂，或一物析为二三，或二物混为一品”，特别是许多有毒性药品，竟被认为可以“久服延年”，实在遗祸无穷。于是，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。30岁有此念头，60岁才修得正果，著成《本草纲目》。全书约有190万字，52卷，载药1892种，新增药物374种，药方一万多个，附图一千多幅，成了世界药物学的空前巨著。由此也成就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盛名。在我看来，他几乎可以与传说中的神农相媲美。

很多人学医属“曲线救国”，一朝声名远播，便想挤进宫廷御医之列。李时珍学医则纯粹是为了医道，他终老山林，享年75岁，也算是上帝对他的恩赐了。上帝以李时珍为榜样，给后人指明了另一条生存之道。但后人并不理会上帝的意旨，跟随者依然寥寥。

三

上帝造人一定是后悔了。它造的山川万物都能相辅相





承，互利互惠。惟有人类，做了彻头彻尾的反叛者，成了万千生灵的敌人。在这个地球上，趾高气扬，气势汹汹，要灭谁就是谁！还公然叫嚣：上帝死了！把上帝精心谋划的地球格局，一块块打破推翻，城市像孢子植物一样任意向外延伸，几百万、上千万人口的城市在地球的各个地方到处生长。把整个地球搞得乌烟瘴气，一片狼藉，让上帝也莫可奈何。

这些年来流行的“非典”和禽流感等一些细菌性疾病，我估计就因为人类改变了上帝制造的环境气场。一个环境的气场是千百年来一草一木构筑而成的，一旦破坏，一些生灵被毁灭，势必会导致另一些生灵疯狂生长。

还有，那一年比一年频繁剧烈的海啸、风暴、干旱，也一定是工业文明改变了地球大气层的格局所致。

我不知道，人类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收手？

我不知道，不能收手的人类究竟会在什么时候丧于地球万物的报复之下？

我只能做到自己收手，尽量无为，与山川大地浑然一体，达到忘我的境界。既不助长自己的物质欲望，也不助长自己的精神欲望。绝智灭欲，愚朴懵懂，努力向庄子的生存状态靠拢，做天地间一名真正的逍遥游者。

今天，我写这部书的目的，也不是为了引导别人什么，更不是要给病痛的人类开什么良方，我不是医生，不懂药理，也难以辨识草木之真伪。我写它们，只是为了感谢故乡的那些草木，让我在懵懂中度过了无灾无病的青少年时期。

我写它们，只是为了表达内心深处的那份深深思羨。我要叙述的，只是年少时与它们相依相伴那份和谐而美好的感觉罢了。这些草木，有些医治过我，但更多的并没有直接医治过我，可它们却以自己独特的药香制造出瑶村浑然天成的气场，将我笼罩其中，加以培植。它们对我的影响，每时每刻无处不在。并且，它们在抚育我身体同时，还暗塑了我的心灵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。由于从小与它们相处久了，我现在都不懂得在人群里如何生存，我活得非常茫然而麻木，只有在它们中间，我的欢笑和泪水，才那么纯粹，那么让我回味无穷。

开始的时候，我只是准备写一组散文，但写着写着，就收不住笔了。太多关于故乡的回忆，藏在这些草木之中。我写了一株，又会想起它相邻的一株，就这样一直写下来，渐渐就有了一本书的规模。即便如此，故乡还有更多的草木，没有进入我的笔下，没有进入我的视野中来。我只能对那些草木，说声抱歉。

整一年来，我在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糟糕，我的心气也变得异常浮躁，我身体的病痛也接二连三地折磨我，摧残我。但这组散文却在润物无声地拯救我。我写它们的时候，它们那一张张比人类生动百倍的笑脸宛若浮现在我眼前，将我包围，让我浮躁的心灵平静祥和，让我破败的身子逐一痊愈恢复。在写作的幻境中，我感觉体内的血流得欢快，每一个细胞都健美活泼，心灵如饮酣醇，气息通顺畅达。这也是我不忍辍笔的原因之一。仿佛不是我的笔在将它们呈现，而





是它们从黑暗的记忆深处自个跑来，一个接着一个地跟我聊天，说着过去那些琐事。并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以它们特有的气脉暗暗地医治我的灵肉。

我感觉，这也是上帝有意安排它们的。

我现在已经年过三十，可我准备从零开始去学中医，这应该不算太晚。我并没想要在医学上做出多大的贡献，我在乎的是学习过程。学医的过程，是一个与草木山川打交道的过程，学医的过程，也是一种让浮躁灵魂得到安宁的最好过程。我现在才明白，那些医学家，为什么会有一副道骨仙风的样子，是草木培养了他们清淡闲散的气质。草木是他们的朋友，而病人反倒成了他们的另类。治病救人，只是出于一种道义、慈悲、仁爱。他们是上帝的助手，不与普通的俗人为伍，从而成全了自身一尘不染、浑无烟火的样子。

我羡慕他们的样子和心性。我希望做那样一类人。

同时，我希望很多人能够仿效我，去研习草木。不要怕资源浪费，学成之后，那怕就是医治自己一个人，也是莫大的功德。如果这个社会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疾病之所在，并且能准确无误地医治，身体的和心灵的，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出现诸如战争、杀人放火、抢劫强奸、投毒偷盗等等那么多“疾病”了。

上帝因此也能高枕无忧。